

风筝

□ 蜀水巴人

丰子恺先生的画作,曾经被人戏评为“不要脸”——因为画中人大多只勾一个脸盘儿轮廓,根本没有眉眼儿。在他的大量的“不要脸”的作品里,“放风筝”是一个重要的画题。不但画小孩放风筝,还画大人放风筝;不但画祖孙一块儿放风筝,还画人们在楼房阳台上、牧童在牛背上放风筝。配着放风筝的衬景,往往是纤弱下垂的绿丝绦——嫩柳初绽,早春也。春天,确实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季节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回写放风筝,写得十分热闹。“丫头们听见放风筝,巴不得一声,七手八脚,都忙着拿出来,也有美人儿的,也有沙雁儿的。”宝琴笑着评论,不如“三姐姐的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”。宝玉激起了兴头,吩咐小丫头“把昨日赖大娘送的那个大鱼取来”。小丫头去了又返回来回话,说是大鱼被晴雯放走了。宝玉再吩咐“再把大螃蟹拿来罢”。众人像是斗风筝似的,宝玉放美人儿,宝钗放“一连七个大雁”,宝琴叫人放大蝙蝠。黛玉也在放风筝,可曹雪芹唯独没有写她究竟放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风筝。大观园里的“风筝汇”,背景却是“林黛玉重建桃花社”。早春桃花开,风筝一个一个飞起来,点缀出了大观园中的一番热闹。“一时风紧,众丫鬓都用绢子垫着手放”——唯因早春的风儿还有一些凌厉,风筝放起来之后线会扯得手疼,所以纤弱的小女子要垫手绢。放来放去,放到最后,“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,绞断了线,那风筝都飘飘摇摇随风而去。”这也有一个由头,众人借此祝愿“桃花社主”,都说“林姑娘的病根儿都放了去了”——一桩玩事,一件玩物,中国人总会赋予一种美好的寄托。

糟糕

□ 任翔宇

还有什么比糟糕更沮丧的呢?糟糕,俨然就是大事不妙的扼腕叹息。可如果把字拆开来看,糟是糟,糕是糕,糟有糟的美味,糕有糕的唇齿留香,我深度怀疑,当年造这个词的人,也许是一个厌食主义者。

对于江南人家来说,家里只要有一瓶糟卤,那吃的东西就“万物皆可糟”,糟毛豆,糟鸡爪,糟味鸭、糟味肉、糟味蟹……糟在江南的词组里,是不大会和“糕”组合的,糟香,才是王道,百试不爽。

《说文》里说,糟,酒滓也。所谓“糟味”,即用酿制黄酒所余之酒糟浸泡、腌制或烧制之食。糟味据说从远古种粮酿酒开始就已经有了糟,吃糟是先秦遗风,最早载于两千多年前的《楚辞》,南宋以后吃糟之风大兴,并且开始出现各种糟味食物。到了明清糟味已经成了江南的美食一系,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中都有糟味美食的描述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一段儿是说糟味的,第八回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”里,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,薛姨妈听了,也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。宝玉笑到:“这个须得就酒才好。”糟鹅掌鸭信,是两样下酒菜,糟鹅掌,五代时僧人谦光说:“愿鹅生四掌”,言其极嗜此食,据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爱食此类物;糟鸭信,鸭信就是鸭舌,糟鸭舌自乾隆年间就已经是盐商们斗富摆筵必点的扬州名菜。

所谓酒酿不成改了醋,美酒酿成了酒糟也不能轻易丢弃,糟味的诞生,特别符合勤俭持家的中国人变废为宝、吃干榨尽的取材原则。传统的糟卤用的是酿造黄酒的酒糟,这酒糟经过几年的反复

放放风筝,就可以“放掉病根”,多好!

曹雪芹先生笔下的“风筝汇”,实际上是当时京都制作风筝的另类写真。《帝京岁时纪胜》里记载,“京制纸鸢极尽工巧,有价值数金者,琉璃厂为市易之。”如何工巧,“纪胜”是书未写。但是,读《红楼梦》,大约可以弥补这个缺憾。第七十回仅仅一个片段,就活灵活现地“还原”了“京制纸鸢”的丰富繁复,写活了形制、放法以及“斗法”。说《红楼梦》是一部百科全书,诚不诬也。

关于风筝的源起,研究者以为发轫于墨翟,讲他“费时三年,以木制鸢,飞升天空”。不过,这种木头制作的风筝,“飞一日而败”。那个时候,古人把风筝称作“鹞”,鹞是一种专门捕食小鸟的猛禽。又叫做“鸢”,鸢也是一种凶猛的鸟,其实专指老鹰。可见,古人对于这种人工制作的“大鸟”,还是无比崇拜的。

风筝最初的用途究竟是什么?大多认为是用于战争。宋代高承编撰的《事物纪原》,在“风筝”条目下便言之凿凿。“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,高祖之征陈豨也,信谋从中起,故作纸鸢放之,以量未央宫远近,欲以穿地隧入宫中也。盖昔传如此,理或然矣。”这则记载不但一下子缩短了风筝起源的时间(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西汉初年),而且细品之下,颇不靠谱——韩信想趁汉高祖出征之时举兵发难,居然会愚蠢到明目张胆放起风筝去“测量未央宫”,而后“欲穿地隧”。城高宫厚且重兵把守的未央宫,难道能够被人私挖地道进入?这则传闻,十之八九是当初吕后与萧何诛杀韩信时所捏造的“莫须有”——高承虽然承认韩信放风筝“暗测未央宫”来

自传说,但又婉转言“理或然”。其实说到底,他自己也处于矛盾纠结之中。

描写风筝的诗词不少。陆游笔下的风筝是这样的:“竹马踟蹰冲淖去,纸鸢跋扈挟风鸣。”一联写了宋代孩童的两种游戏——小孩儿骑竹马冲进了烂泥塘,风筝在空中呼呼作响。风筝放起来,能够在空中鸣响,是因为给它装了风笛。唐代晚期的时候,有能工巧匠给风筝加入琴弦,放起来风一吹,会发出像古筝一样的声音,故而方才有了“风筝”的称谓。曹雪芹笔下的风筝是这样的:“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风怨别离。”诗意埋着淡淡的哀愁。同样写断线风筝,清代嘉庆间女诗人骆绮兰这样着笔:“何处风筝吹断线,吹来落在杏花枝。”这个意境,语虽平实,结句却落在娇杏闹春上,给人一吟三叹般的回味。

山东潍坊古称潍县,从明代开始,潍县白浪河岸边的风筝艺人,就开始制作出售风筝。而今,潍坊成了著名的“鸢都”,潍坊市举办的风筝节更是享誉海内外。有一年,我路过潍坊,专门购买了一只漂亮的蝴蝶风筝。拿回来以后,成了女儿的最爱。

由民俗的角度讲,有人说清明前后,放风筝是为怀念故去的亲友。纸鸢飞升,飘向空中,仿佛与天堂里的亲友“对话”——

春日清明,找个空旷的地方,多放一放风筝吧。



吃是两个概念。

在苏州吃糕团也分四季,有些美味只有在恰逢的季节才会选用时令新鲜食材制作,春暖花开的季节有绿油油的青团,炎热的夏季有清凉解暑的薄荷糕,金秋重阳节便是重阳糕,寒冬腊月甜甜的糖年糕,更不要说桂花糖年糕、猪油糕、拉糕、定胜糕。

糕在寒苦的塞上是主食,是“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,二十里荞面饿断腰”的扛饿扛造,糕在富庶而又诗情画意的江南,则是巧手巧思的玲珑点心。

糯米还是黍子黄米其实都是一样样儿的粘米。郭德纲说,粽子吃多了践心,所以江南的糕消灭了缺点只留下了岁月静好的温柔软糯,小点心个头小小的、样子俏俏的;所以大团的糕把不好消化变成了扛饿扛造的打磨,用肉身和胃里的那团粘米此消彼长,践心的缺点变成了排空时间长的优点,耐饥。

江南的人在大同总是不会吃糕,好不容易从筷子上把黏成一团的糕放进嘴里,可以从开饭一直吃到离席,嚼不烂也嚼不尽,最后就像泡泡糖一样反反复复在嘴巴里斗争。好客的大同人会告诉他们,直接咽,“咕咚”一口,糕从食道跌到了肠胃,就可以开始下一筷子了。

懵圈的大同人在江南总是担心吃不饱,小小的一碟,四片薄薄的糕点,连热菜也是小小的菜碟,可是架不住人家鱼虾蟹肉,温汤暖酒,吃不饱这件事,其实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

糟糕,其实很像中国人的哲学,否极泰来,塞翁失马,下脚料也可以变成美味,毛病再赖也能找到合适的烹饪方法,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

【二十四节气】

谷雨



诗 绪

谷雨帖

□ 张勇

一滴又一滴,像梦
一次次在岁月的天空滑落
流萤般点亮田野与庄稼的心事
穿过黑夜,翻越高山
雨水的眼睛
清澈,是农谚里一掬
温存的明亮

一尾犁,终于被雨水感动
阳光下,田野舒心
乡村开始聆听布谷鸟的歌唱
老屋的故事悄悄返青
那些温暖的农事将一个心愿
悄悄孵化,像桃红梨白
绽放中窖藏美丽
雨水激动,心潮澎湃
那些庄稼的兴奋
像一首湿漉漉的唐诗与眼神

四月的乡村

□ 胡巨勇

眉飞色舞的是柳
与春风拉拉扯扯
恣情盛放的是花
抒写四月的浓墨重彩
飞鸟驮着的蓝天,空旷清澄
被麦地围剿的溪流
思想早已解放
潺潺的脚步刷新着远方

恬淡的阳光抚摸村庄的沧桑
青砖瓦黛的沉默、炊烟的招摇
以及风打苞过来的犬吠
泊在时光深处
有鸟鸣从头顶跌落
不经意间,它
溅湿的是扶犁老人的吆喝
擦亮的是这幅
春天写意图的主题



投稿邮箱:dtwbzl@163.com